

## 試論元結山水詩的出處選擇

鄭琇文

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博士班研究生

### 摘要

本文以元結山水詩為研究對象，依寫作時間為序，透過各篇作品的寫作內容、寫作技巧，並著重與生平經歷相互聯繫，欲探究元結山水詩的深層意義。綜觀元結山水詩，不僅擅長描寫自然景物形貌，並藉以抒發心中感受。以內容而言，詩中往往流露嚮往歸隱山林、隱居避世；探究箇中原因，理當緣於元結歷經戰場、官場的遭遇之後，面對自然山水、遠離塵囂的外在環境，心生功成身退的想法，況且元結已屆天命之年，更是觸發告老引退、隱逸山林的感受。反觀面對友人的任職，元結於山林玩賞之時，則以自然景物暑熱、清涼的對比，隱含對社會的關懷、對朋友的期待，希望執政者能夠使人民生活安定，地方太平無事。換言之，元結並非冷漠避世，而是針對當下的生活際遇，與外在自然景物，進而在山水景物中，有所體會。

至於形式方面，元結山水詩或五言，或七言，不拘一格，更常見詩、文並列，相互呼應，亦顯現元結的創作能力，優遊於不同的文學體裁。再者，對於山水形貌，元結不僅是白描直述，也賦予個人想像，增添全詩妙趣；抑或為山水命名，以使世人有知，共同欣賞山水景色。

關鍵詞：元結、山水詩、山水文學



## 壹、前言

元結（719—772），為盛唐詩人，本文欲以元結山水詩篇為研究範圍，進而探究元結究竟如何看待山水？如何透過山水詩表達仕隱選擇？再者，關於元結研究，以專書而言，楊承祖《元結研究》尤致力於探析元結文學作品，並探討年譜、交遊等<sup>1</sup>；在期刊論文方面，如：霍松林〈元結的山水詩與山水遊記當議〉<sup>2</sup>、熊禮匯〈論元結山水銘文的修辭策略和美學風格〉<sup>3</sup>，可見除山水詩之外，論者亦關注不同的文學體裁。本文立足於既有的研究成果，進而以寫作時間為序，透過寫作內容、寫作技巧，並著重與生平經歷相互聯繫，以得作品的深層意義。

關於山水詩的定義，引用王國瓔所言，頗為清楚扼要，試見：

所謂「山水詩」，是指描寫山水風景的詩。雖然詩中不一定純寫山水，亦可以有其他的輔助母題，但是呈現耳目所及的山水之美，則必須為詩人創作的主要目的。在一首山水詩中，並非山和水都得同時出現，有的只寫山景，有的卻以水景為主。但不論水光或山色，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，或情緒干擾的山水，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其本來面目。當然，詩中的山水並不侷限於荒山野外，其他經過人工點綴的著名風景，以及城市近郊、宮苑或莊園的山水亦可入詩……當然，一首山水詩中並非完全不能有人的知性，或者情緒活動，如果詩人將其觀照山水的美感經驗，及其他人生經驗一併入詩，詩中就會出現山水描寫，與情志抒發的變換歷程，詩人與山水之間的物我關係，也就呈現或相融即或相分離的輪遞現象。<sup>4</sup>

凡是詩中純粹描寫山水景物，抑或藉由山水表達個人情志者，皆可歸屬為山水詩。因此，依據王國瓔的山水詩定義，檢索孫望《新校元次山集》<sup>5</sup>，共得元結近 25 首山水詩作品，進而加以分析。

## 貳、元結山水詩中的出處進退

元結（719—772 唐玄宗開元七年—唐代宗大曆七年），年五十四，字次山，號元子、浪士、漫郎、漫叟等。以孫望《新校元次山集》為本，可得元結相關山水詩篇，以下分別依寫作時間為序，逐一探析：

<sup>1</sup>楊承祖：《元結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2 年。

<sup>2</sup>霍松林：〈元結的山水詩與山水遊記芻議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》第 5 期，2007，頁 50-52。

<sup>3</sup>熊禮匯：〈論元結山水銘文的修辭策略和美學風格〉，《周口師範學院學報》，第 23 卷第 1 期，2006.1，頁 22-26。

<sup>4</sup>王國瓔：《中國山水詩研究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6 年，頁 1-3。

<sup>5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 年。



## (一) 作於唐代宗寶應元年至二年夏天(762-763)

唐肅宗乾元二年(758)，元結呈上〈時議三篇〉，此後，屢次平定亂賊，建立功業，如：

唐肅宗乾元三年(即上元元年 760)

公理兵泌南……公前後守險泌陽，全十五城，以討賊功，除監察御使裏行……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參謀……五月，呂諲貶太子賓客。會荊南有專殺者，七月，授諲荊州大都督長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充荊南節度使。諲辭以吾兵。肅宗曰：「元結有兵在泌陽。」乃進公水部員外郎，兼殿中侍御史。佐諲拒賊，充節度判官。<sup>6</sup>

唐代宗寶應元年(762)

建卯月，呂諲死。公為作〈呂公表〉。時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為賊所擒，裴茂與來瑱交惡。公代諲知荊南節度觀察使事，經八月，境內晏然。<sup>7</sup>

然而元結並未貪戀官職，顏真卿〈唐故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〉載：「今上登極，節度使留後者，例加封邑，君遜讓不受，遂歸養親，特蒙褒獎，乃拜著作郎。遂家於武昌之樊口。」<sup>8</sup>元結呈上〈乞免官歸養表〉即云：「臣無兄弟，老母久病，所願免官奉養，生死願足。」<sup>9</sup>元結居於武昌樊口(今屬湖北)，流連山水，寫下山水詩篇。

元結居於樊口時，所寫作的山水詩，反映當下的心境，〈樊上漫作〉云：

漫家郎亭下，復在樊水邊。去郭五六里，扁舟到門前。  
山築繞茅舍，亭中有寒泉。西邊雙石峯，引望堪忘年。  
四鄰皆漁父，近渚多閑田。且欲學耕釣，於斯求老焉。(頁 26)

首先，元結運用山→水→山→水→山的描寫方式，即家居郎亭山下→依傍樊水→茅舍繞山→亭中寒泉→遠望雙石峯，予人置身於山水圍繞之中。身處於山水環繞的自然環境中，元結不僅道出「堪忘年」，甚至表達「且欲學耕釣，於斯求老焉」跟隨漁夫、農人，自食其力，於此終老，亦顯現元結淡泊名利，自在滿足的心境。又如〈漫歌八曲〉，序云：「壬寅中。漫叟得免職事。漫家樊上。修耕釣以自資。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。欲士源唱而和之。」(頁 28-29) 其中第三、四首為山水詩篇，云：

〈漫歌八曲〉之三〈大回中〉

樊水欲東流，大江又北來。樊山當其南，此中為大回。  
回中魚好遊，回中多釣舟。漫欲作漁人，終焉無所求。(頁 29)

<sup>6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40。

<sup>7</sup>同上註，頁 52。

<sup>8</sup>同上註，頁 167。

<sup>9</sup>同上註，頁 55。



〈漫歌八曲〉之四〈小回中〉

叢石橫大江，人言是釣臺。水石相衝激，此中為小回。

回中浪不惡，復在武昌郭。來客去客船，皆向此中泊。(頁 30)

〈大回中〉延續〈樊上漫作〉的寫作模式，先寫自然景物，並且同樣有山有水；繼之，抒發個人情懷，「漫欲作漁人，終焉無所求」再次顯露元結超然自得，不務名利。〈小回中〉以寫景為主，幾近白描直述，絕少雕飾，反觀首兩句將江川奇石視為釣臺，為這首詩增添想像空間。

到了唐代宗寶應二年（即廣德元年 763），武昌令孟彥深調鎮湖南，改任馬珣為武昌令<sup>10</sup>，此時，元結寫下山水詩〈登殊亭作〉，並有文章〈殊亭記〉，云：

〈登殊亭作〉

時節方大暑，試來登殊亭。憑軒未及息，忽若秋氣生。

主人既多閒，有酒共我傾。坐中不相異，豈恨醉與醒。

漫歌無人聽，浪語無人驚。時復一回望，心目出四溟。

誰能守纓佩，日與災患并。請君誦此意，令彼惑者聽。(頁 32)

〈殊亭記〉

癸卯中，扶風馬向兼理武昌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，故政不待時而成。於戲，若明而不信；嚴而不斷；惠而不正，雖欲理身，終不自理，況於人哉。公能令人理，使身多暇。招我畏暑，且為涼亭。亭臨大江，復在山上。佳木相蔭，常多清風。巡回極望，目不厭遠。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，為此亭又殊，因命之曰殊亭。斲石刻記，立於亭側，庶幾來者無所憾焉。(頁 123)

以〈殊亭記〉而言，此文肯定武昌新縣令為經世之才，治理政事得當，更說明此亭命名的由來，與新縣令有密切的關係，即以「才殊」、「政殊」、「跡殊」切合「亭殊」。由此推知〈殊亭記〉中「招我畏暑，且為涼亭。亭臨大江，復在山上。佳木相蔭，常多清風。」與〈登殊亭作〉「時節方大暑，試來登殊亭。憑軒未及息，忽若秋氣生。」運用暑熱、清涼的對比，不僅是描寫自然景色，更是藉以反映現實社會，隱含新縣令的執政，理當能使人民生活安定，地方太平無事，可見元結將「殊亭」聯繫人文與自然，別有用意。

寶應元年所作〈樊上漫作〉、〈漫歌八曲〉之三〈大回中〉、〈漫歌八曲〉之四〈小回中〉，與寶應二年〈登殊亭作〉，實隱含不同的內在意義。前者主要緣於建功之後，遂選擇回鄉奉養母親，甘於退隱，面對山水相伴，自得其樂；後者則是將友人仕途遭遇，投射於自然景物，將「自然環境」的暑熱、清涼，與「社會環境」的紛擾不安、和諧安康相互呼應。

<sup>10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56。孫望亦記載：「孟彥深，字士源。為武昌令，與元結過從甚密，相與嘯傲江湖。」，頁 56。



## （二）作於唐代宗永泰元年（765）

唐代宗寶應二年（即廣德元年 763）九月，元結奉命為道州刺史；寶應二年十二月，西戎攻陷道州，焚燒殺掠，幾盡而去；廣德二年五月（764）元結始到道州（今屬湖南），行古人之政，使得道州在歷經戰亂後，再現生機，且令外族不敢再次侵犯<sup>11</sup>。隔年，永泰元年（765），元結遊九疑山，寫下山水詩篇，如下：

### 〈宿無為觀〉

九疑山深幾千里，峰谷崎嶇人不到。山中舊有仙姥家，十里飛泉繞丹竈。  
如今道士三四人，茹芝鍊玉學輕身。霓裳羽蓋傍臨壑，飄飄似欲來雲鶴。

### 〈無為洞口作〉

無為洞口春水滿，無為洞傍春雲白。愛此踟躕不能去，令人悔作衣冠客。  
洞傍山僧皆學禪，無求無欲亦忘年。欲問其心不能問，我到此中得無悶。

### 〈登九疑第二峯〉：

九疑第二峰，其上有仙壇。杉松映飛泉，蒼蒼在雲端。  
何人居此處，云是魯女冠。不知幾百歲，燕坐餌金丹。  
相傳羽化時，雲鶴滿峰巒。婦中有高人，相望空長歎。（頁 36）

此三首山水詩，明顯有別於先前的山水詩。其一，元結以七言形式寫作山水詩，有別於先前皆是五言形式。其次，不同的山水景色，導致寫作焦點不同；由於九疑山陡峭險峻的地形，人煙罕至，元結特別留意到道士、佛僧在此處修行，詩中以煉丹服食、無求無欲、羽化登仙，營造此地為遺世獨立的洞天福地。元結眼見九疑山景物、道士、佛僧全然遠離塵囂，道出「令人悔作衣冠客」、「我到此中得無悶」，亦可見心嚮往之。

唐代宗永泰元年（765）夏天，元結罷守道州，赴衡陽。是年夏天，昔任武昌令孟彥深，調鎮湖南，已有二年。孟彥深建茅閣<sup>12</sup>，元結為之作〈題孟中丞茅閣〉詩，與〈茅閣記〉文。詩文並列如下：

### 〈題孟中丞茅閣〉

小山為郡城，隨水能縈紆。亭亭最高處，今是西南隅。  
杉大老猶在，蒼蒼數十株。垂陰滿城上，枝葉何扶疎。  
乃知四海中，遺事誰謂無。及觀茅閣成，始覺形勝殊。  
憑軒望熊湘，雲榭連蒼梧。天下正炎熱，此然冰雪俱。  
客有在中坐，頌歌復何如。公欲舉遺材，如此佳木歟。  
公方庇蒼生，又如斯閣乎。請達謠頌聲，願公且踟躕。（頁 37）

<sup>11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載：「（唐代宗寶應二年（即廣德元年 763））九月，勅授道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始於鄂州啓程赴任。十二月，西戎、侵陷道州，焚燒殺掠，幾盡而去。廣德二年（764）五月二十二日，公到道州，行古人之政。」，頁 64-66。

顏真卿〈唐故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〉載：「州為西原賊所陷，人十無一，戶纔滿千，君下車行古人之政，二年間，歸者萬餘家；賊亦懷畏，不敢來犯。」參見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168。

<sup>12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71-72。





〈茅閣記〉

乙巳中。平昌孟公鎮湖南，將二歲矣。以威惠理戎旅，以簡易肅州縣，刑政之下，則無撓人；故居多方閑，時與賓客嘗欲因高引望，以紓遠懷。偶愛古木數株，垂覆城上，遂作茅閣。蔭其清陰，長風寥寥，入我軒檻，扇和爽氣，滿於閣中。世傳衡陽暑溼鬱蒸，休息於此，何為不然。今天下之人正苦於大熱，誰似茅閣，蔭而庥之。於戲，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，不如是耶？諸公歌詠以美之，俾茅閣之什，得系嗣於風雅者矣。（頁 129）

〈題孟中丞茅閣〉、〈茅閣記〉，與上述〈登殊亭作〉、〈殊亭記〉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以文而言，皆是採取敘事→寫景→敘事的寫作架構，依次為序：

文	敘事	寫景	敘事
〈殊亭記〉	癸卯中……使身多暇	招我畏暑……目不厭遠	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……庶幾來者無所憾焉
〈茅閣記〉	乙巳中……以紓遠懷	偶愛古木數株……滿於閣中	世傳衡陽暑溼鬱蒸……得系嗣於風雅者矣

以詩而言，〈登殊亭作〉運用暑熱、清涼的對比，不僅呈現自然景象，更是寄託對人文社會的期盼，希望能達到猶如自然環境的清涼舒適；〈題孟中丞茅閣〉也運用情景相應的手法，藉以表達對地方官員的稱賞、期許：

詩	情景相應	
〈登殊亭作〉	景	時節方大暑，試來登殊亭。憑軒未及息，忽若秋氣生。
	情	誰能守纓佩，日與災患并。請君誦此意，令彼惑者聽。
〈題孟中丞茅閣〉	景	憑軒望熊湘，雲樹連蒼梧。天下正炎熱，此然冰雪俱。
	情	公方庇蒼生，又如斯閣乎。請達謠頌聲，願公且踟躕。

進而比較詩與文，又可見「殊亭」、「茂閣」本身的詩與文，實能相互參照：

殊亭	
詩	時節方大暑，試來登殊亭。憑軒未及息，忽若秋氣生。 誰能守纓佩，日與災患并。請君誦此意，令彼惑者聽。
文	招我畏暑，且為涼亭。亭臨大江，復在山上。佳木相蔭，常多清風。



	巡回極望，目不厭遠。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，為此亭又殊，因命之曰殊亭。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茂閣
詩	憑軒望熊湘，雲樹連蒼梧。天下正炎熱，此然冰雪俱。 公方庇蒼生，又如斯閣乎。請達謠頌聲，願公且踟躕。
文	世傳衡陽暑溼鬱蒸，休息於此，何為不然。今天下之人正苦於大熱，誰似茅閣，蔭而庥之。於戲，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，不如是耶？

綜觀永泰元年所寫的山水作品，與寶應年間所寫的山水作品，除了不同的山水景物的描寫之外，大抵仍是延續將自然山水視為抒懷的對象，因此，遊歷山水之間，也抒發心中所感，使得山水景物與作者自身相互會通。

### （三）作於唐代宗永泰二年（即大曆元年 766）

元結於唐代宗永泰二年（766），再次奉命任道州刺史，此年春天，回到道州<sup>13</sup>。元結與瞿令問遊道州江華縣，為回山大岩命名，寫有山水銘文，並有序<sup>14</sup>。此篇山水銘文，當與山水詩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並看：

#### 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

海內厭兵革，騷騷十二年。陽華洞中人，似不知亂焉。  
誰能家此地，終老可自全。草堂背巖洞，幾峯軒戶前。  
清渠匝庭堂，出門仍灌田。半崖盤石徑，高亭臨極巔。  
引望見何處，迤逦隴北川。杉松幾萬株，蒼蒼滿前山。  
巖高曖華陽，飛溜何潺潺。洞深迷遠近，但覺多洄淵。  
晝遊興未盡，日暮不欲眠。探燭飲洞中，醉昏漱寒泉。  
始知天下心，耽愛各有偏。陶家世高逸，公忍不獨然。  
無或畢婚嫁，竟為俗務牽。（頁 39）

#### 〈陽華岩銘〉

「九疑」萬峯，不如「陽華」。「陽華」嶄巖，旗下可加。洞開為岩，岩當陽瑞，岩高氣清，洞深泉寒。「陽華」旋回。岑巔如闢。溝□松竹，輝映水石。尤宜逸民，亦宜退士，吾欲投節，窮老於此。懼人譏我，以官矯時，名跡彰顯，醜如此為。於戲「陽華」，將去思來。前步卻望，踟躕徘徊。（頁 137）

<sup>13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76。

<sup>14</sup>同上註，頁 77。

〈陽華岩并序〉云：「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，有回山，南面峻秀，下有大岩，岩當陽端，故以陽華命之。吾遊處山林，幾三十年，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，故作銘稱之」參見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137。



元結仍是表現一貫的寫作模式，亦即針對某一山水自然主題，同時寫有詩與文。詩、文中明確表達：「吾欲投節，窮老於此」、「誰能家此地，終老可自全」亦即萌生隱居不仕、歸隱山林的想法。楊承祖以為「陶別駕」當是「陶峴」，「陶峴，為彭澤後人，與孟彥深、孟雲卿相善，而元結亦與二孟交厚，故所招當係其人。既邀陶遠來，當有退老之志。」<sup>15</sup>再者，就景物描寫而言，元結先以「陽華洞中人，似不知亂焉」二句，予人「陽華」猶如世外桃源的第一印象，又藉由巖洞山峯、杉松萬株、清渠灌田、寒泉潺潺等詩句，建立依山傍水的草堂景象，無怪乎元結醉心山水，盡是「晝遊興未盡，日暮不欲眠」戀戀不捨之情。

其他山水詩篇，又如：

〈宿洄溪翁宅〉（頁 40）

長松萬株繞茅舍，怪石寒泉近巖下。老翁八十猶能行，將領兒孫行拾稼。  
吾羨老翁居處幽，吾愛老翁無所求。時俗是非何足道，得似老翁吾即休。

〈說洄溪招退者〉（頁 40）

長松亭亭滿四山，山間乳竇流清泉。洄溪正在此山裡，乳水松膏常灌田。  
松膏乳水田肥良，稻苗如蒲米粒長。糜色如珈玉液酒，酒熟猶聞松節香。  
溪邊老翁年幾許，長男頭白孫嫁女。問言只食松田米，無藥無方向人語。  
洄溪石下多泉源，盛暑大寒冬大溫。屠蘇宜在水中石，洄谿一曲自當門。  
吾今欲作洄溪翁，誰能住我舍西東。勿憚山深與地僻，羅浮尚有葛仙翁。

元結此二首山水詩篇，以「洄溪」為主題。其中，「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。時俗是非何足道，得似老翁吾即休」、「吾今欲作洄溪翁，誰能住我舍西東。勿憚山深與地僻，羅浮尚有葛仙翁」等句，仍是承接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意旨，不改隱居避世、自給自足的抉擇。

再者，元結仍是喜歡對於山水抱持新奇想像，如唐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，元結寫有〈窳樽詩〉，此首詩作，主要針對山石有所描寫，詩云：

〈窳樽詩〉

嶢嶢小山石，數峰對窳亭。窳石堪為樽，狀類不可名。  
巡迴數尺間，如見小蓬瀛。尊中酒初漲，始有島嶼生。  
豈無日觀峰，直下臨滄溟。愛之不覺醉，醉臥還自醒。  
醒醉在樽畔，始為吾性情。若以形勝論，坐隅臨郡城。  
平湖近階砌，近山復青青。異木幾十株，林條冒簷楹。  
盤根滿石上，皆作龍蛇形。酒堂貯釀器，戶牖皆罌甁。  
此尊可常滿，誰是陶淵明。（頁 41）

<sup>15</sup>楊承祖：《元結研究》，頁 165。





以「窠樽」為題，元結不僅寫有山水詩，並有〈窠樽銘〉及序，可見元結習慣詩文互見的寫作模式，其次，「窠樽」山水詩、文，皆可見元結對山石豐富的想像。首先，「窠石堪為樽，狀類不可名」將山石的形貌比為酒樽；〈窠樽銘序〉亦云：「道州城東有左湖。湖東有二十步，有小石山。山巔有窠石。可以為樽」（頁 138）繼之，「尊中酒初漲，始有島嶼生」，以及〈窠樽銘序〉云：「空而臨之，長岑深壑；廣亭之內，如見山岳；滿而臨之，曲浦回淵」（頁 138）甚而形容窠樽不僅形如酒樽，且當湖水水面上漲時，亦猶如酒樽倒滿酒。元結面對此一山石酒樽，沈溺於自我陶醉、如醉如痴的狀態，更道出「此尊可常滿，誰是陶淵明」亦即自比陶淵明；然而特別的是，元結出於想像，將山石比為酒樽，屬於視覺的享受，陶淵明則是以酒器飲酒，屬於味覺的飲用。

元結喜於為山石命名，又可見於〈朝陽岩銘并序〉、〈朝陽岩下歌〉。唐代宗永泰二年冬，元結自道州詣長沙，計兵事，至零陵，遊郭中，得巖與洞<sup>16</sup>；〈朝陽岩銘序〉即道出命名緣由，云：「永泰丙午中，自春陵詣都使計兵。至零陵，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，泊舟尋之，得岩與洞，此邦之形勝也。自古荒之而無名稱，以其東向，遂以『朝陽命焉。』」（頁 143）至於〈朝陽岩下歌〉，全詩如下：

〈朝陽岩下歌〉（頁 41）

朝陽岩下湘水深，朝陽洞口寒泉清。零陵城郭夾湘岸，巖洞幽奇帶郡城。  
荒蕪自古人不見，零陵徒有先賢傳。水石為娛安可羨，長歌一曲留相勸。

詩中運用俯仰對比，「朝陽岩下湘水深，朝陽洞口寒泉清」由不同角度寫出朝陽岩的不同風貌。窠樽與朝陽岩皆以奇異著稱，元結對於朝陽岩的荒蕪，未能獲得眾人知曉，頗感嘆息，〈朝陽岩銘〉亦云：「岩洞相對，無人修賞，競使蕪穢。刻石岩下，問我何為？欲零陵水石，世人知」（頁 144）

上述永泰二年的山水詩篇，足見元結面對山水景色，更是加深隱居山林的嚮往。在寫作技巧方面，多顯現對山水的獨特想像，以及喜歡藉由為山水命名，為山水宣傳，使世人得知山水之美。

#### （四）作於唐代宗大曆二年（767）

大曆元年冬，元結以軍事詣長沙，途經零陵；大曆二年二月還州，泛湘江，又過零陵，寫下〈欵乃曲五首〉，詩前有序，云：「大曆丁未中。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。逢春水。舟行不進。作欵乃五首。舟子唱之。蓋欲取適於道路耳。」其中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首，可視為山水詩篇，依序如下：

〈欵乃曲五首〉之二、三、四、五（頁 46）

湘江二月春水平，滿月和風宜夜行。唱棹欲過平陽戍，守吏相呼問姓名。  
千里楓林煙雨深，無朝無暮有猿吟。停棹靜聽曲中意，好是雲山韶濩音。  
零陵郡北湘水東，浯溪形勝滿湘中。溪口石顛堪自逸，誰能相伴作漁翁。  
下瀧船似入深淵，上瀧船似欲昇天。瀧南始到九疑郡，應絕高人乘興船。

<sup>16</sup>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頁 79。



此四首山水詩，主要偏向對水景、雨景的描寫，如「湘江二月春水平」、「千里楓林煙雨深」、「浯溪形勝滿湘中」、「下瀧船似入深淵」。詩序說道：「舟行不進」，元結詩中不以爲意，多見以心平氣和的態度面對此事、欣賞此景，故道：「滿月和風宜夜行」、「好是雲山韶濩音」，甚至欲與漁翁相伴。再者，〈宿丹崖翁宅〉亦是泛舟過零陵時的作品，並有〈丹崖翁宅銘并序〉一篇山水銘文，序云：「零陵瀧下三十里，得丹崖翁宅。有唐節者，曾爲瀧水令，去官家於崖下，自稱丹崖翁。丹崖，湘中水石之異者；翁，湘中得道之逸者。愛其水石，爲之作銘。」（頁 144）水石奇異，爲元結所愛；老翁閒逸自在的生活，亦是元結所嚮往者，〈丹崖翁宅銘〉直接道出：「吾欲與翁，東西茅宇，飲啄終老，翁亦悅許」（頁 145）此番心境，亦表現於詩，〈宿丹崖翁宅〉云：「丹崖之亭當石顛，破竹半山引寒泉。泉流掩映在木杪，有若白鳥飛林間」寫出丹崖山水別有天地，引人入勝，並表達：「吾將求退與翁遊，學翁歌醉在魚舟」<sup>17</sup>欲仿效丹崖翁，告老引退，忘情山水。

其次，元結寫於唐代宗永泰、大曆年間的山水詩篇，尙有〈遊右溪勸學者〉、〈遊漣泉示泉上學者〉、〈石魚湖上作〉、〈宴湖上亭上作〉、〈引東泉作〉、〈登白雲亭〉、〈漣陽亭作〉、〈夜宴石魚湖上作〉、〈石魚湖上醉歌〉等。以上諸篇，無法詳細確定寫作年月先後，因此，皆附於此一時期。諸篇山水詩，大抵可依主題爲類，茲舉例如下：

### （1）題詠清泉

元結寫有〈遊漣泉示泉上學者〉、〈引東泉作〉。詩云：

#### 〈遊漣泉示泉上學者〉

顧吾漫浪久，不欲有所拘。每到漣泉上，情性可安舒。  
草堂在山曲，澄瀾涵階除。松竹陰幽徑，清源涌坐隅。  
築塘列圃畦，引流灌時蔬。復在郊郭外，正堪靜者居。  
愜心則自適，喜尚人或殊。此中若可安，不佩銅虎符。（頁 42）

#### 〈引東泉作〉

東泉人未知，在我左山東。引之傍山來，垂流落庭中。  
宿霧含朝光，掩映如殘虹。有時散成雨，飄灑隨清風。  
眾源發淵竇，殊怪皆不同。此流又高懸，□□在長空。  
山林何處無，茲地不可逢。吾欲解纓佩，便爲泉上翁。（頁 43-44）

無論漣泉、東泉，元結皆寫出此兩者的清靜幽雅，如：「松竹陰幽徑，清源涌坐隅」、「引之傍山來，垂流落庭中」。關於漣泉，元結更由實用的角度觀察，寫道：「築塘列圃畦，引流灌時蔬」；至於東泉，則著墨於泉水予人的視覺、聽覺上的享受，云「宿霧含朝光，掩映如殘虹」、「有時散成雨，飄灑隨清風」、「眾源發淵竇，殊怪皆不同」。再者，面對漣泉、東泉，元結不禁道出：「此中若可安，不佩銅虎符」、「吾欲解纓佩，便爲泉上翁」離開戰場、官場，潛身山林的念頭，自然而生。

<sup>17</sup> 〈宿丹崖翁宅〉，全詩如下：

扁舟欲到瀧口湍，春水湍瀧上水難。投竿來泊丹崖下，得與崖翁盡一歡。丹崖之亭當石顛，破竹半山引寒泉。泉流掩映在木杪，有若白鳥飛林間。往往隨風作霧雨，溼人巾履滿庭前。丹崖翁，愛丹崖，棄官幾年崖下家。兒孫棹船抱酒甕，醉裡長歌揮釣車。吾將求退與翁遊，學翁歌醉在魚舟。官吏隨人往未得，卻望丹崖慚復羞。（頁 46）



## (2) 題詠奇湖

元結針對「石魚湖」，寫有一系列詩篇，包括〈石魚湖上作〉〈夜宴石魚湖上作〉〈石魚湖上醉歌〉。〈石魚湖上作〉，且詩前有序，云：「漣泉南上，有獨石在水中。狀如遊魚。魚凹處。修之可以貝居酒。水涯四匝。多敲石相連。石上堪人坐。水能浮小舫載酒。又能繞石魚洄流。乃命湖曰石魚湖。鐫銘於湖上。顯示來者。又作詩以歌之。」(頁42)說明石魚湖的奇特，不僅湖中有奇石，奇石壯如遊魚；且石魚可以貯酒；湖上還能浮小舫，甚而繞石魚載酒洄流。元結對於石魚湖甚為喜愛，〈石魚湖上作〉云：

吾愛石魚湖，石魚在湖裡。魚背有酒樽，繞魚是湖水。  
 兒童坐小舫，載酒勝一杯。座中令酒舫，空去復滿來。  
 湖岸多敲石，石下流寒泉。醉中一盃漱，快意無比焉。  
 金玉吾不須，軒冕吾不愛。且欲坐湖畔，石魚長相對。(頁42)

全篇語句淺顯，充滿歡樂，自始至終，皆明白道出對石魚湖的喜愛，如「吾愛石魚湖，石魚在湖裡」、「且欲坐湖畔，石魚長相對」。元結更留意到湖邊景色，飲用寒泉，能使人消解酒意，亦是快意無窮。除了描寫石魚湖的日景，元結更寫到夜景，有〈夜宴石魚湖上作〉詩，寫道：「高燭照泉深，光華溢軒楹」、「如見海底日，瞳瞳始欲生」自是獨特，別有風情<sup>18</sup>。元結〈石魚湖上醉歌〉也寫道：「石魚湖，似洞庭。夏水欲滿君山青，山為樽。水為沼，酒徒歷歷坐洲島。長風連日作大浪，不能廢人運酒舫。我持長瓢坐巴丘，酌飲四坐以散愁。」<sup>19</sup>(頁46)石魚湖的自然景觀，令人沉醉，於此處賞景觀湖、飲酒開懷，遂使元結道出「不須金玉」、「不愛軒冕」。

關於元結大曆年間所寫的山水詩，主要是作品數量增加，以及偏向與「水」相關，如：湘江、右溪、東泉、石魚湖。再者，詩中往往亦吐露希望告老引退，流連山水。

## 參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可知元結的山水詩，不僅描寫自然景物形貌，並藉以抒發心中感受。以內容而言，元結山水詩中，多見隱逸情懷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實可謂自始至終，未曾減少。唐肅宗乾元二年(758)，元結呈上〈時議三篇〉之後，屢次平定亂賊，建立功業；然而元結並未貪戀官職，因為母親久病的原因，遂請求免官退隱。寶應元年至寶應二年夏天(762-763)，居於鄉里，共寫有〈樊上漫作〉、〈登殊亭作〉等詩。面對山水景物，

<sup>18</sup> 〈夜宴石魚湖上作〉，全詩如下：

風霜雖慘然，出遊熙天正。登臨日暮歸，置酒湖上亭。  
 高燭照泉深，光華溢軒楹。如見海底日，瞳瞳始欲生。  
 夜寒閉窗戶，石溜何清泠。若在深洞中，半崖聞水聲。  
 醉人疑舫影，呼指遞相驚。何故有雙魚，隨吾酒舫行。  
 醉昏能誕語，勸醉能忘情。坐無拘忌人，勿限醉與醒。【頁45】

<sup>19</sup> 此詩有序，序云：「漫叟以公田米釀酒。因休暇，則載酒於湖上。時取一醉。歡醉中。據湖岸。引臂向魚取酒。使舫載之。遍飲坐者。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。諸子環洞庭而坐。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。乃作歌以長之。」(頁45)



元結表達出淡泊名利，自在滿足的心境；反觀面對友人的任職，元結於山林玩賞之時，則以自然景物暑熱、清涼的對比，隱含對社會的關懷、對朋友的期待，希望執政者能夠使人民生活安定，地方太平無事。換言之，元結並非冷漠避世，而是針對當下的生活際遇，與外在自然景物，進而在山水中，有所不同的體會。

此後至永泰元年（765）的生活遭遇，主要是奉派道州，平定戰亂。平亂之後，元結寫有〈無爲洞口作〉、〈登九疑第二峯〉、〈題孟中丞茅閣〉等詩；其中，面對九疑山與世隔絕，以及山中道士、僧侶的忘卻世俗，更使得元結道出「悔作衣冠客」。

隔年，元結共寫下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、〈宿洄溪翁宅〉等詩。此時，面對山水自然，元結更是強烈寄託終老山林想法，理當出於年屆天命之年，心生告老引退。到了唐代宗大曆二年（767），元結更是大量寫作山水詩，或以「泉」爲題、以「湖」爲題等，足見主題豐富，並且延續抒發隱逸情懷，表達嚮往隱居避世、遠離塵俗。

以形式而言，元結山水詩或五言，或七言，不拘一格；甚而詩、文並列，相互呼應，如：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與〈陽華岩銘〉、〈朝陽岩下歌〉與〈朝陽岩銘〉。再者，對於山水景物，元結往往賦予個人想像，比如：山石比爲酒樽、湖中奇石比爲石魚，亦可見觀察細微；抑或爲山水命名，如：窠樽、朝陽岩，以使世人有所知，共同欣賞山水景色。

總之，觸發元結隱逸情懷的原因，除了山水優美，深受吸引的外在因素外，亦來自元結自身希望能夠功成身退、與告老引退的內在因素，交互影響之下，故使得元結山水詩中，多有隱逸情懷。





肆、附錄一《新校元次山集·元次山年譜》摘要<sup>20</sup>

- ◎【頁 54】唐代宗寶應元年（西元 762 年）公四十四歲  
唐肅宗寶應元年（西元 762 年）肅宗崩，代宗即位，改元寶應。復以建寅爲正月，月數皆如舊。公以老母久病，進〈乞免官歸養表〉，詔可，特蒙褒獎，拜著作郎。乃家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。放情山水，以耕釣自娛。漁者稱爲磬叟，酒徒稱爲漫叟……常承歡侍耕，作〈漫歌〉八曲以記其趣。又〈漫論〉及〈樊上漫作〉亦是此際作品。
- ◎【頁 60】寶應二年（廣德元年 西元 763 年）公四十五歲  
夏，〈殊亭記〉、〈登殊亭作〉當是是年作  
九月，勅授道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始於鄂州啓程赴任。
- ◎【頁 68】唐代宗永泰元年（西元 765 年）公四十七歲  
春正月，制大赦天下，改廣德三年爲永泰元年。公在道州任。  
公遊九疑山，宿無爲觀，遊無爲洞，作〈宿無爲觀〉及〈無爲洞口〉作詩以紀之。〈登九疑第二峯〉疑亦此際所作。  
是年夏，公罷守道州，赴衡陽……孟士源鎮湖南將二歲，是歲夏建茅閣，公爲作〈茅閣記〉又作〈孟中丞茅閣詩〉。
- ◎【頁 73】永泰二年（大曆元年 西元 766 年）公四十八歲  
公奉勅再授道州刺史。是歲春，復臨道州。  
公又與瞿令問，遊縣東南六七里之陽華岩，作〈陽華岩銘〉。  
〈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〉、〈宿洄溪翁宅〉、〈說洄溪招退者〉，當係此際巡屬江華時作。  
十一月 作〈窰樽銘〉刻於巖上。又〈窰樽詩〉，亦爲此際所作。  
冬，公自道州詣長沙，計兵事，至零陵，遊郭中，得巖與洞，命曰朝陽巖。作〈朝陽岩銘〉。〈朝陽岩下歌〉亦是此際所作。
- ◎【頁 80】唐代宗大曆二年（西元 767 年）公四十九歲  
以軍事詣長沙，二月還州，泛湘江，過零陵，逢春水，舟行不進，作〈欵乃曲〉五首。  
〈丹崖翁宅銘〉、及〈宿丹崖翁宅詩〉，當爲自都督返道州，泛舟過零陵時所作。  
〈右溪記〉、〈遊右溪勸學者〉、〈刺史廳壁記〉、〈五如石銘〉、〈七泉銘〉、〈遊漣泉示泉上學者〉、〈石魚湖上作〉、〈宴湖上亭作〉、〈引東泉作〉、〈登白雲亭作〉、〈漣陽亭作〉、〈夜宴石魚湖上作〉、〈石魚湖上醉歌〉、〈冰泉銘〉、〈別崔漫序〉，皆永泰大曆間，公在道州任內作。以無確實年月可求，姑次於此，以俟考詳。

<sup>20</sup> 引自孫望：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節選其中與本文論述相關者。





## 伍、參考書目

王國瓊，《中國山水詩研究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6年。

孫望，《新校元次山集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。

楊承祖，《元結研究》。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2年。

熊禮匯，〈論元結山水銘文的修辭策略和美學風格〉，《周口師範學院學報》第23卷第1期，2006年1月，頁22-26。

霍松林，〈元結的山水詩與山水遊記芻議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》第5期，2007年，頁50-52。

